

红色高棉手段仿毛却排华 知风草发愿弥补菁英断层 — 跟随「知风草」柬埔寨行脚之四

2015-07-03



图片：吴哥窟里许多佛像残缺不全。（夏小华摄）

Photo: RFA



图片：洞里萨湖村民。（夏小华摄）



图片：吴哥窟里许多佛像残缺不全。（夏小华摄）

台湾知风草协会十五年坚持在柬埔寨开办职训，除了教孩子怎么「钓鱼」求存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企图，要为消失的菁英断层，播种！

知风草秘书长杨蔚龄说：「红色高棉把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杀掉了，那更多的是流亡到海外，之后啊，很多知识分子、人才啊，活着的也都向外流，移民啊、难民啊，逃难等等，一九九一年到九三年，联合国和平部队来做协调之后啊，开始大选，那个时候才是教育的起步。」

她回忆，当时的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，甚至包括现在一些老师，都没有老师的资格，就是会一些文字就教了，没有正式的师资培训，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有师范学校，所以不管是教室也好、书本也好，各项的设施都是缺乏的，就人才这部份来说，也还来不及培养出来。

杨蔚龄说：「我上个月才跟(柬埔寨政府的)教育部开过会，那他们很希望初中里面可以教美术，所以现在柬埔寨的教育体制里面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喔，几乎都没有美术课、没有美劳课、没有音乐课，他们大部份的学校，我们去到那边，比如说『来，小朋友，你们来唱一道歌给老师听』，大部份都唱的是什么歌呢？国歌！」

因此，她希望知风草培育出的理发班学生，不只带着一把剪刀、提着一个工具箱，就能讨生活、创业，还可以到正规学校教美发，也希望绘画班的孩子，靠着画笔和颜料，就能在寺庙画佛像，也有机会到学校担任美术老师。她认为，未来的十年，师资缺乏的情况应该会改变。

谈起红色高棉，七十四岁的林老师深恶痛绝，她说，一九六九年她在华校教书，「好像从森林里出来」、穿黑衣黑裤的柬共到处抓人、杀人，城里的华校都给封了，她逃回马德望省的家中缝衣服，一九七零年柬校也被封了，柬共势力更大，到乡下抓人，财产都不能带，只能跟他们走，花衣服也被染成黑衣，家人四散，男女老少分开集中管控，住在树下、茅草屋，逼做苦力、挑泥、耕种，清晨三点做工到天黑，只给吃粥，收成的白米都运走。大资本家、大官都抓去杀掉。

林老师说：「三年八个月都给吃不饱，有的死很多，死到没有地可以埋，我有看到骨头，满地都是骨头啊，我们去耕种的时候，是用走路的，所以看到骨头在陆地上，有的地方很多，是人骨，如果不听话就叫名，抓去就没有回来，有时也不敢反抗、不敢说，只是流泪。」

林老师记得，红色高棉寿终正寝后，她走了两百多公里才回到家，但家没有了、土地被越南军队占领，父母的身体变的很瘦弱，无法工作，她非常伤心，妹妹逃到泰国，她则沦落到难民营教书。她还说，虽然红色高棉统治只有三年多，但华校关了二十多年，直到一九九二年华校才重开。

洞里萨湖的克包稻村村长洪本立，在红色高棉时代失去双亲，他告诉本台，当时他二十出头，还在学校念书，父母因为作了小官，被柬共抓去杀了。全家被拆散，吃不饱、睡不好，包括饥荒、劳役、疾病、迫害，十个家人死了九个，只剩一个，他不想再回想过去那段伤痛的往事，也永远都不想再见到红色高棉这样黑暗的社会再发生。

暹丽地区八十岁的大和尚波扭伊则幸运得多，他说，因为他是很少会爬棕糖树的人，当时柬共要依靠他爬棕糖树取糖水，所以他没有被虐待。波扭伊提到，红色高棉之前，社会很平安，红色高棉掌权后，所有寺庙被摧毁、和尚被驱逐、不能有宗教信仰，人心变坏，发生偷窃、抢劫的事情。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后村民开始建庙、恢复信仰，人心慢慢变回良善。

知风草秘书长杨蔚龄谈起，吴哥窟里许多佛像残缺不全，石柱间处处是弹痕，就是红色高棉摧残的遗

迹。曾在难民营服务四年的她说，红色高棉虽然处处模仿毛泽东，但是非常排华、对华人相当残暴，在难民营里，老一辈的华人告诉她，红色高棉除了有枪有刀，因为当时有很多铁被拿去提炼成枪炮，柬共随手从农村砍下棕糖树(也称椰糖树)，就拿来充当武器。

杨蔚龄说：「这个椰糖树在战争的时期，救了很多柬埔寨人，尤其我们看那个椰糖叶啊，现在看起来椰糖叶是像炸弹开花一样地散开，但是红色高棉曾经拿这个椰糖的叶片和枝干拿来当锯子杀人，在战争时期，椰糖树在柬埔寨是传奇的，因为它既可以救人，又可以杀人。」

杨蔚龄以她多年在柬埔寨的体会，告诉本台，柬埔寨人虽历经如人间炼狱般的红色高棉时期，尽管学校、寺庙、政府及社会制度全被破坏殆尽，遭遇了血腥的种族大清洗，但「人心」却没有因此而被破坏，她认为，是虔诚的佛教信仰，发挥了作用。

特约记者：夏小华柬埔寨报道 责编：胡汉强